

詩
書
古
訓

詩書古訓卷二上

小雅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記樂記師乙曰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大射
儀乃歌鹿鳴三終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
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
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
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

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孔叢子記義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淮南子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
食而相呼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孔
子世家鹿鳴爲小雅始

後漢書鍾離意傳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曰人
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註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十年傳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中論藝紀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韓詩外傳卷八李克曰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

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
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啟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卷七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
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
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
宣王悵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潛夫論愛日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
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

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
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
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
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靡懷靡及諏
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
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
爲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言部下言
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
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韓詩外傳卷七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
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
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
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盖傷自上而御下也
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忠經觀風章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

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
陟則有成以之而黜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
職萬邦以寧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墨子尙同中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
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
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間見
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
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淮南子修務訓是故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官御

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
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
周爰諮謨以人之有所務也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
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

鄂不韡韡

孔叢子廣訓鄂不韡韡言韡韡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常棣

註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

列女聶政姊傳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言言正言 卷二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
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
詩曰鵲鵲在原兄弟急難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

國語周語上富辰諫曰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
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
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

也稽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註武子賦

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是究竟是圖直其然乎

列女齊傷槐女傳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
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
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竟是圖直其然乎此之
謂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中論貴驗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
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
者也

神之聽之中和且平

韓詩外傳卷九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於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漢書宣帝紀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曰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亡所樂非所曰導民也詩不云

乎民之失德乾餱曰愆勿爲苛政

無酒酤我

漢書食貨志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
帛五均賒貨幹在縣官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
之美祿帝王所呂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
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卷六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
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白虎通三軍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荀子大畧篇天子名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春秋左氏閔元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
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卷七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
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
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

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列女齊威虞姬傳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儀禮鄉飲酒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公賦南山有臺

註南山有臺詩小雅

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

堪也 二十四年傳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昭十三

年傳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遐不黃耇

孔叢子廣訓遐不黃耇言壽考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

註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列女趙佛盼母傳君子曰佛盼之母一言而發

中論天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
壽也

宜兄宜弟

禮記大學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

和鸞離離萬福攸同

新書容經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
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離離萬福攸同言動
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
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
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襄八年傳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註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

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

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

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

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孔叢子記義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

註菁者

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

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

之樂大國之惠也 昭十七年傳穆公賦菁菁者

莪

註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芣

昭子曰不有以

國其能久乎

列女齊宿瘤女傳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

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陳辯女傳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中論藝紀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

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
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
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列女齊鍾離春傳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
無鹽君之言今乃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
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
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
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六月

註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

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爲君必霸諸侯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以匡佐天子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

之賦六月

註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

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 昭十
三年傳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
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鹽鐵論繇役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甯周宣王
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
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
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漢書衛青傳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
亂人倫暴長虐老曰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

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呂征厥罪詩不
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韋元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
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
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 匈奴傳至懿
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呂征伐之詩人美大其
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
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
猶曰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張仲孝友

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潛夫論志氏姓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

振旅闐闐

爾雅釋天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
旅反尊卑也

蠡爾蠻荆大邦爲讐

後漢書南蠻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
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
者也又曰蠡爾蠻荆大邦爲讐明其黨衆繁多
是曰抗敵諸夏也

嘽嘽惇惇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漢書陳湯傳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
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惇惇如霆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

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
今延壽湯所誅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
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孟子滕文公下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
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
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

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註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磬磬唯此哲

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

鳩乎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子賦河水註河水逸詩義取河

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國語晉語第十公子賦河水註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

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潛夫論愛日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
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
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後漢書王符傳曰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
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
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我友敬矣譏言其興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
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
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

言部古言 卷三 三 川 8 少
無所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
止居而使魯及此

有母之尸饔

韓詩外傳卷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
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
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
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
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
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揜題
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

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後漢書徐穉傳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不思舊姻

白虎通嫁娶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

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論語顏淵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斯干宣王考室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卑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
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
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飴
晷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
而無境外之志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以
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孔叢子記義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經三才章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
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
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
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
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
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
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
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

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其申勅有司曰漸禁之 董仲舒
傳仲舒復對曰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
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
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
民好邪而俗敗

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鹽鐵論散不足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
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

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潛夫論賢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愛日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

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云國旣卒斬
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
肯察民之盡瘁也

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慥莫懲嗟

荀子富國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
非鬪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
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
嘉慥莫懲嗟此之謂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痺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漢書律厯志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呂定法式輔弼執玉呂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

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春秋左氏成七年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襄十三年傳君子以吳爲

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新序雜事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
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
行項領不亦宜乎

潛夫論三式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
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
牡四牡項領

中論爵祿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
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霜降失節不呂其
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
之將言民曰是爲非甚衆大也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昭子語諸大夫曰喪夫人之
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六孟子曰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
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
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卷七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
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
廷皆小人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詖之見是
呂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
不能勝凶咎也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孔叢子抗志子思謂衛君曰君臣旣自賢矣而

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鹽鐵論周秦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

說苑敬慎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
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
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
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
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之謂也

漢紀卷二十五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
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
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
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後漢書左雄傳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

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註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

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

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彊不義也

列女周幽褒姒傳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
姓乖離申侯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
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
姒盡取周賂而去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
之謂也

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已隕社稷喪宗廟者
皆由婦人詩云憬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
褒姒威之

言言二言 卷二 三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中論貴驗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
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
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
不疚無惡於志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鹽鐵論誅秦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
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漢書武帝紀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遠諸侯之不睦 襄二十九年傳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

矣其誰云之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
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當是之時日月薄
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

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
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
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 丁
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昔周室衰季皇甫之
屬專權于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
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
醜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漢書元帝紀詔曰今朕睠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曠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庠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卷五曰粹而王駿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
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永念厥咎內疚於心 左雄傳及幽厲昏亂不
自爲政褒貶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
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漢紀卷六己丑晦日有食之旣在營室九度爲
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
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
矣詩云日月告凶不月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
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

白川沸騰山冢翠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

胡憐莫懲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史墨對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荀子君子篇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

今之人胡憚莫懲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李尋傳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口口震電不甯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韓詩外傳卷七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

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潛夫論賢難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曰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荀子正論篇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大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卷七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如宏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鹽鐵論申韓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

詩書古訓 卷二
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滲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言言古言 卷二
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新序雜事夫鷄豚謹噉卽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春秋左氏昭八年傅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

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
怨譴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
築廐祈之官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
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昊天疾威敷于下土

列女雋不疑母傳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
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
行於下土也

滂滂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荀子修身篇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喈喈些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

孔之袞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
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註猶道也言褻而用之
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

道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

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
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
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列女晉羊叔姬傳伯碩生時叔姬往視之及堂
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
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
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明之卒章善

不知鄰類也

淮南子本經訓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邱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列女柳下惠妻傳柳下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
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君
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
知其他此之謂也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孝經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
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

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宣十六年傳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淮南子道應訓尹佚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

說苑敬慎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
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
也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
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禮記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
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
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

註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

父母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鳩飛

註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

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

春秋繁露楚莊王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

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

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

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皆有此心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列女更始夫人傳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
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
離叛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
人之謂也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

註小宛詩小雅

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

新序雜事孔子曰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
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

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
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
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列女楚子發母傳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
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君子謂子發母
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傳王孫母謂賈曰今汝事王王出
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君子謂王孫母義
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期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

孝經士章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
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
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
自舍也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

韓詩外傳卷八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
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中論貴驗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兎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詩云題彼鵲鳩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真爲博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鹽鐵論刑德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
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
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
也詩云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
繁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韓詩外傳卷七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
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

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
谷 孔子曰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
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
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
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
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
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
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
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
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曰

加明吾耳如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新序雜事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御奔馬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漢書王莽傳白公受策曰至于今蠢蠢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曰命下國俊儉隆約曰矯世俗割財損家曰帥羣下彌躬執平曰逮公卿教

子尊學曰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庾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公之謂矣

小弁刺幽王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漢書杜欽傳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惟將軍常曰爲憂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

言部一上言
疾如疾首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勝對曰臣聞社稷不灌屋
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
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
苴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
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
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噍假寐永歎唯
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有灌者淵萑葦漚漚

韓詩外傳卷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

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扞冠纓而絕之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詩曰有濯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說苑雜言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濯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行有死人尙或瑾之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拚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由殷勤

耳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列女魏節乳母傳母吁而言曰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之謂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

言名正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巧言大夫傷於讒

後漢書馬援傳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

也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列女王章妻女傳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死罪而邁咎也

昊天大撫予慎無辜

韓詩外傳卷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撫予慎無辜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

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立而不及朝桀囚
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
予慎無辜 卷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
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
君詩曰子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
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詩曰昊天
大憮予慎無辜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
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

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宣十七年傳范武
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
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
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 昭
三年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
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潛夫論褒制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
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
以正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
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厯數旣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
同心自新 孝順帝紀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
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
繁憂悴永歎疚如疚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春秋左氏桓十二年傳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
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襄二十九

言部言部 卷二 詩部
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
能紓

荀子大畧篇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
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潛夫論交際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
而不比微言掩若同符又焉用盟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列女殷紂姐已傳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
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詩云君子

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之謂也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
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註盜賊也孔
甚也餒進也

列女楚考李后傳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今
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
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
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
測之罪乎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

匪其止其維王之卬

禮記緇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小雅曰匪其止其惟王之卬

註卬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韓詩外傳卷四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効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卬 孔子曰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

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卬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說苑政理孔子曰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詩不云乎匪其止其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遇犬獲之

孟子梁惠王上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史記春申君列傳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
也詩云趯趯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
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
越也

春秋繁露玉杯夫名爲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
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
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

也

韓詩外傳卷四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潛夫論交際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誑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

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

師歌巧言之卒章

註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

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

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公

使歌之遂誦之

旣微且臙

爾雅釋訓旣微且臙忤瘍爲微臙足爲臙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列女衛靈夫人傳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

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君子謂衛夫人明
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
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禮記表記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
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
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
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

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
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
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
能僂指也而狂惑贛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
其談說明其辭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
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
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
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正名篇故知者之言
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
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

曰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巷伯寺人傷於讒

漢書司馬遷傳贊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旣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說苑立節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卷三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

註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說苑建本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曰投

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此之謂也

漢書戾太子傳壺闕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
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
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後漢書馬援傳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
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漢紀卷二十三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

三才圖會 卷二
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

從弟阮先校字